

朝着幸福
的方向

Moving
Toward Happiness

林小染®著

朝着幸福的方向

Moving
Toward Happiness
林小染®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着幸福的方向 / 林小染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5039 - 4703 - 2

I. ①朝…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355 号

朝着幸福的方向

著 者 林小染

策 划 顾行军

责任编辑 水 尚

装帧设计 点阵视觉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703 - 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1 活着就得折腾	001	13 相亲相爱	072
02 彪悍的母亲和小气的丈夫	007	14 婚姻风暴	078
03 人间蒸发的他	013	15 爱情是场拔河	084
04 别扭的丈母娘与女婿	019	16 彻底出名了	089
05 放下的理由	024	17 和情敌斗法	094
06 丈母娘 PK 女婿	030	18 有你不怕	100
07 最纯洁的吻	036	19 爱情只有霸占	106
08 初恋情人	042	20 四面楚歌的爱情	112
09 中了爱情的毒	048	21 和上帝抢心爱的人	117
10 夹缝中的女人	054	22 我可以变成爸爸吗	123
11 分手的背后	060	23 只要孩子能得救	129
12 幸福杀手	066	24 结婚的三个条件	135

朝着幸福
Moving
Toward Happiness
的方向

目录

C o n t e n t s

25 失恋又下岗	141	38 婚姻的礁石险滩	216
26 争取幸福	146	39 救山山的最后一线希望	222
27 峰回路转	152	40 突如其来的大水	228
28 绝对不能失去他	158	41 救人	234
29 冤家路窄	164	42 柳暗花明	239
30 两全其美的办法	169	43 暗藏汹涌	245
31 谁比谁更痛苦	175	44 解密	251
32 新家庭旧烦恼	181	45 生活的难题	257
33 摆脱不了的纠缠	187	46 丈夫的秘密	262
34 为了和你在一起	193	47 如何原谅你	268
35 令人崩溃的结果	198	48 磨难之后的真爱	273
36 偷着结婚	204	49 幸福零距离	279
37 孩子的真相	210		

朝着幸福
Moving
Toward Happiness
的方向



01 活着就得折腾 >> >

活着就得折腾，越折腾活得越筋道。

幸福是比较出来的。说起吴越云的两个女儿——鄢紫和鄢青，那可都是名噪一时的美人儿。因为有鄢紫这个参照物，大家一致觉得鄢青的生活简直就是女人的幸福模板。当然，这一切只到鄢青那场轰动一时的离婚事件之前。

鄢紫和鄢青生活在一个江南城市，准确地说是此城辖管的一个矿区。矿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南方最大的有色金属矿，高峰期时曾有两万余职工及家属。在金融时代全面袭来的21世纪，这个大型国营企业却硕果仅存地保存着它半军事化管理的风貌。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广播吹号起床，晚上十点半放催眠曲熄灯，上班放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下班放广东民乐《喜洋洋》。午餐和晚餐时间，广播会雷打不动地送来一个悦耳的女音，陪伴着男女老少的咀嚼和吞咽。她常常播报矿区新闻，多数是些“我矿电铅厂与某企业签订两千万订单”、“我矿党委书记甘成林亲切慰问铅锌矿职工”之类，有时她也会朗读一些马列思想的教本口号，那音质优美的声音每日无处不在地回荡在矿区的每个角落，让新来这里的人不禁产生错觉，究竟这是在哪个年代呢？

这个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却又闲得比猪懒的广播员就是鄢紫。一个永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起路来妖精妖精的女人。她个子不高却比例奇好，蛇腰翘臀是她的最大卖点，爽朗笑声是她的最大招牌，有人说她没心没肺，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整天可乐的事情，石头跟她在一起只怕都会笑出花。当然，她发起火来也毫不含糊，像子弹一样的发射速度，像鞭炮一样的爆破力量，像风吹烟雾一样不留痕迹的复原程度。她的脾气来无影去无踪，只对身边的男人发，对其他人却有着一副侠骨柔肠。

这就是鄢紫，一个人们口中的妖女，一个从小被母亲吴越云厌恶且一度关系决裂的逆女，一个在人生大事上总显得有些宝气的女人。

矿区工会主席吴越云一直怀疑当年在医院生产时抱错了孩子。先说长相，



虽然两个女儿都出落成了大美人儿，可吴越云的端庄秀丽鄢紫一点也没拣着，况且鄢紫从小有点发育不良，到18岁才勉强长到了160厘米，离妹妹鄢青的170厘米实在差一大截。用矿区人的话说“鄢紫长得像蜘蛛精，鄢青长得像白娘子”。再说读书，鄢青一直是三好学生，鄢紫得过的唯一奖状却是“卫生小标兵”。当然，鄢紫对女红是一把好手，唱歌、跳舞、打球、游泳……所有跟学习无关的活动，她都无师自通且出类拔萃，只是这些都与吴越云的要求相背。最让吴越云不能原谅的，是鄢紫17岁就开始早恋。好不容易混到中专毕业进了矿区工作，她居然在21岁时宣布要结婚，结婚对象是拖着一个寡母的穷矿工大李，气得吴越云差点吐血。吴越云对这女婿只有一个评价：“要什么没什么，将来一定没好日子过。”为结婚这事，母女关系决裂了，好几年吴越云没让鄢紫进家门。

吴越云不知道，鄢紫一意孤行要嫁给大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慈祥的母亲。在这个家，鄢紫看到了她在自己母亲身上无法得到的亲密无间和轻松自在。

鄢紫没有举行婚礼，在大李那一间半宿舍隔成的新房里，小两口和母亲抵脚而睡，中间只用薄板隔开遮羞，三个人呼吸相闻。新婚夜里，鄢紫偎在大李怀里哭了：“你得一辈子对我好，我只有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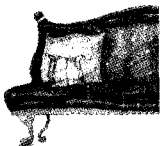
“我会是这世上对你最好的人，我妈也会对你好的……”大李的承诺此时掷地有声。

婚后的生活是和睦而愉快的，小两口的新婚甜蜜自是不在话下，而婆婆也把鄢紫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这个简陋的小家里，鄢紫得到了她一直渴望的家人关系。在那段别人提起鄢紫就摇头叹息的日子，却是鄢紫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从女人到妖精的修炼门槛必是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鄢紫的这个门槛是由她的婆婆，大李的母亲完成的。

那天天气非常闷，一副即将大雨倾盆的样子。约好了婆婆去帮鄢紫拎过年发的福利品回家的，婆婆却失约了。鄢紫大包小包地拎挂拖提着，像个逃荒的一样进了家门。一进门看到婆婆倚坐在床头，鄢紫提高嗓子大喊：“妈，妈！我快累死了！来帮我卸东西啊！说好来帮忙的，怎么不来啊？”

婆婆双手撑着床架，缓慢地站了起来。时间像静止了一样，她久久没有迈出第



一步，鄢紫没有发现婆婆脸色的异样，大嗓门又升级了：“妈，你快点呀！”

话音未落，婆婆像一滩和水过多的泥一样倒了下去。“妈！你怎么了？！”鄢紫慌乱地甩掉行李跑过去。婆婆平日清瘦的身体此刻变得有千斤重，鄢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婆婆搬到床上躺下，又拿了个枕头放在婆婆头下让她躺得舒服点。可不管鄢紫怎么叫怎么摇，婆婆就是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

鄢紫这才想起打电话给大李，他们叫来了医务室的厂医。厂医一看就说不好，矿区医院设备有限，要赶紧找车送人民医院。

矿区离市里的人民医院有30公里，没等到车到医院婆婆就咽气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

医生说：“才47岁啊，真可惜，怎么你们以前没发现她有心脏病呢？如果她发病的时候别搬动她就好了，如果别让她头部垫高躺下就好了，如果你们会做心肺复苏就好了……”

如果有这么多如果，鄢紫宁愿死的那个人是自己。

婆婆的死成了鄢紫和大李一生无法修复的伤。

婆婆走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像两个抽离了肉体的幽灵，不说话不做爱，混混沌沌地在房子里飘。大李终日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鄢紫常常觉得丈夫看她的眼神是冷冰冰的，那是一种最无可奈何的恨意。是的，因为无知，媳妇杀死了母亲，却没法去责备……鄢紫心里的自责和痛苦一点也不比大李少，因为婆婆的死，她一生一世都欠大李的，可是她该如何去弥补？

生女、分房，他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一切似乎在按矿区人的常规生活路线走着，可是一切又不是鄢紫想象中的婚姻生活。

巨蟹座鄢紫生来恋家护家，她接过了婆婆的勤快和麻利，把他们的小家经营得特别舒适。但温馨的小家、可口的饭菜和咿咿学语的女儿都捆不住大李的心，只有在床上大李还需要鄢紫，平时他更乐意于跟一帮同事混在一起，没日没夜地打牌赌博，在家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女儿也顶多是高兴时抱来亲一口。大李过去对鄢紫的殷勤和体贴就像一支用完墨水的钢笔，划出了一道从有渐无的抛物线，静默地消失在无尽岁月里。

鄢紫有时快被大李的冷漠逼得发疯了，总要找些藉口和大李吵架。她寄望着某



一场战火能让大李心里那口怨气彻底发泄出来，两人可以重新开始。可大李吵不过嗓高词强的鄢紫。只要吵架时鄢紫占了上风，他就愤愤摔门而出，留下鄢紫独自抓狂。

女人对男人的心冷是从性生活开始的。

在无数的争吵和冷战中，在筋疲力尽的工作和家务中，鄢紫越来越讨厌和大李做爱。她经常以月经来了不能做为由拒绝大李毫无前戏的交欢。为了应付大李的突击检查，她不得不常年在内裤里垫上卫生护垫。

一天夜里她靠在床头看书，大李一上床就要脱她的衣服，鄢紫倔犟地推开大李：“我不舒服，不想做！”

“你是我老婆，你就得跟我做！”大李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器官是热的。

鄢紫终于斗不过力大粗的大李，她停止了反抗，一动不动地任由大李折腾，沉默地把脸偏到一边，用空出来的手继续翻看她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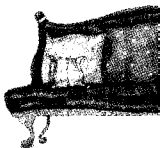
大李气喘如牛地忙活一阵，突然翻身下来，愤怒地扔下一句：“你他妈就是一个性冷淡！”

关门的巨响惊醒了女儿，发出惊恐的哭泣。恰巧这时突然停电了，鄢紫摸黑过去抱起女儿，却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膝盖、手肘到处在火辣辣地疼。

女儿哭，她也哭。大李，是我欠你的，可你要怎么样报复才够？妈妈，妈妈，你帮帮我……鄢紫并不清楚此刻她口中的妈妈究竟是疼她爱她又因她而死的婆婆，还是打小冷口冷面、严正不阿的吴越云。

大李每个月的工资还他的赌债还不够，家里的开销全是鄢紫一个人承担。广播室的工作时间虽不正常，空闲的时间却很多，这样她能腾出手来料理家务。每天来回在家和广播室之间蹬单车也就成了她独有的锻炼方式。后来许多同龄女人早早周身病痛，娇气地变成药罐子时，鄢紫却还能和一帮80后、90后混在一起打球跳舞疯玩疯闹。在这一点上，鄢紫感谢辛劳的生活让她身体强健。

鄢紫是那种遇强则刚的人。疲惫的生活没有把她变成一个黄脸婆，却褪去了她少女的懵懂和青涩，打磨出独属于她的风情和光芒。因为孩子生得早，她的体型恢复得特别好，加之生来爱俏爱笑，渐渐地，她在一群面目平庸的矿区妇女中格外引人注目起来。她对时尚有着灵敏的嗅觉，又学了一手好女红，颇会给自己做衣裳。当大家还千人一面地穿着商场里中规中矩的衣服时，鄢紫已经给自己和女儿从服装



杂志里复制下了省城都很难找着的款式；当大家羡慕地一窝蜂拿鄢紫的衣服打样时，她却叮叮当当地把地摊货混搭成了美丽的风景。

鄢紫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在人们口中出现。女人们当着面赞美她的皮肤、耳环、衣服和发型，说她笑起来好看，说话特别逗，连身体都飘着香味儿，背地里却恶狠狠地互损：“瞧她那个骚包样儿！把你家男人看紧点，别让她勾了魂去！”男人们说起她却是流着哈喇子：“你知道广播室那个鄢紫吗？啧啧，那小模样！”

随着鄢紫的艳名四起，她和大李的夫妻关系也日渐恶化。大李一方面为有这么漂亮的老婆洋洋得意，一方面又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吃干醋，生怕鄢紫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其实鄢紫那时成长的只是外表，身体里的情愫和情欲却还在沉睡。越来越频繁的争吵让她更厌恶大李了，几乎不能忍受与大李有任何身体接触。大李常常上夜班，只要他回来鄢紫就把枕头移到另一头去。夫妻俩各睡一头也罢了，有时听着大李鼾声如雷搅她清梦，鄢紫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下床去。

终于有一天鄢紫爆发了，没有任何导火索地半夜把大李摇醒：“我要离婚！我要离婚！”

大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到处跟人说鄢紫要离婚，关于鄢紫的性冷淡和其他夫妻密闻也就在此时不胫而走。对于这桩离婚案，人们丝毫不觉得意外，倒是正好落了口实：“瞧瞧，我就知道她迟早要离婚的，她肯定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历来先提出离婚的这一方都要做出些让步的，何况鄢紫心里一直觉得欠大李的，可女儿是鄢紫一定要的，为了要给孩子一个栖身之所，这套以夫妻名义向矿区申请的两室也得留下来。当时分房时排资论辈，年轻的小两口哪里分得到！是断来往的吴越云看不过眼，暗地出面找关系，才帮他们争取到这最后的福利房。没多久，矿区搞房改，这套供暖气、供热水的两室成了矿区内外不少人眼红的目标，只是需要五万块钱才能买断得到它，这时又是鄢紫独自四处借钱筹齐，只差没跟吴越云开口。

大李说：“以后别给人家说我亏待你。你要女儿可以，以后每个月我还可以给两百块钱生活费，够意思吧？你要这房子也可以，但你得把这买房的五万块钱全部给我！你自己的债务我不管！”

那一刻，鄢紫的心冷到了极点，她什么也没说地点了点头。为还这十万块钱的外债，鄢紫帮人家绣花绣了整整三年。



朝着幸福 的方向

办完离婚手续的那一天，天降大雪。鄢紫敲响了母亲的家门，吴越云一开门，鄢紫抱着妮妮跪了下去，崩溃地放声大哭：“妈，我错了！”

吴越云板着的脸渐渐松了，她叹着气抱过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外孙女：“你呀！非要跌到头破血流才知道错……”

几年之后，穿越小说风靡一时，鄢青那阵子特别着迷，她问鄢紫：“如果有穿越的能力，你最想回到哪一年？”

鄢紫想了想，答：“我想回到21岁，婆婆倒下去的时候，我先拨120。”

鄢青潸然泪下。



02 彪悍的母亲和小气的丈夫 >> >

每个乖乖女的背后必有一个彪悍的母亲。

乖乖女鄢青就有这么一个彪悍的母亲，吴越云。如果你以为彪悍女人必定是满脸横肉河东狮吼，那就大错特错了。吴越云年轻时也是出名的美人儿，根正苗红、知书达理，一身戎装英姿飒爽。更难得的是她人缘极好，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到如今的矿区工会主席，毫无背景的吴越云全靠了她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好口碑。

鄢青显然是吴越云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少时的鄢青有一头又黑又亮的头发，扎成一条长及臀部的大辫子，发尾系着一条小小的白丝帕，走路时随着身体的韵动，白丝帕飘过来飘过去，不知醉倒了多少懵懂少年的心。

全靠有这么一个美貌乖巧又优秀的小女儿，吴越云才补回了因为大女儿鄢紫所承受的气愤和羞辱。吴越云是个操心命，家里家外一把手，事无巨细都是她在操心。她在鄢紫的教育上失败了，便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了最喜欢的小女儿鄢青身上。她只要鄢青守在她身边，有个安稳的工作，嫁个不错的人家，一家人在矿区活个被人羡慕也就知足了。虽然鄢青从小就很乖，可吴越云操的心比谁家妈妈都多。矿区职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好还学风差，为了防止鄢青像鄢紫那样早恋，吴越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全程接送鄢青。把鄢青送去市区的财会专科后，还要求她每天必须回家住。

大专那三年是鄢青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虽然一举一动还在妈妈的遥控之下，但这里的阳光、雨露和清风都让她惬意自在，而她也像春天第一缕爬上树梢的绿意，温柔地绽放在这伊甸园里。

鄢青悄悄地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儿，阮彬。他是校篮球队的队长，高她一年级的学长。地域人种也是有遗传基因的，也可能跟本城处于矿产丰富的丘陵地带有关系，本地男子大都海拔不高，这也是喜欢鄢青的人很多，表白的却很少的原因。鄢青身高170厘米，能身高登对的男孩儿实在很少。看着黑压压一片比她矮的男生，鄢青曾暗暗着急，有时也怨妈妈给她营养太好，有时更是异想天开想把脚锯掉一截



去。阮彬却异军突起，目测起码超过184厘米，体型好，模样还俊朗，更打得一手好球，每次他上场都有一堆女生围着痴痴地看。

鄢青当然不会去凑那个热闹，只是每到篮球时间，她去图书馆的次数多了。她抱着书在球场边走过时，虽然目不斜视，脚步却会不由自主地放缓。她听到女生们在疯狂地喊：“阮彬，加油！阮彬，加油！”她用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阮彬的身影正高高地跃过挡住的人群，扣进一个漂亮之极的扣篮。随着人们的欢呼，鄢青像喝了陈年佳酿一样醺醺然、甜滋滋的。阮彬的荣誉就是她的荣誉。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真好。

对阮彬的这份感觉随着阮彬毕业无疾而终，自始至终鄢青都没有接近过阮彬。他们像两条齐行的铁轨，不曾交集，且分道在岔路口。很长时间鄢青想起阮彬都会微笑，那是一个与青春有关的秘密。

毕业之后，鄢青理所当然地回矿上班，首先就被安排在了一个最繁忙的工作岗位，负责矿属粗铅厂和电铅厂两个厂的成本会计。她有些不理解：“妈，那边还是手工记账的，台账特别乱，我得常常下车间仓库盘点清算。为什么给姐姐调到广播室，却把我放在工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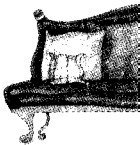
“你和你姐是不一样的。她不争气，只能在广播室混日子。可你是要从基层一直做上去的，你迟早要在矿区财务处舒舒服服坐办公室，将来还要当科长、处长。放心吧，听妈的安排从来没错过！”

如过去的每一次，鄢青顺从了母亲的安排。而此时的吴越云，正悄悄地进行着海选，她要挑一个好女婿，让鄢青享享她这辈子不曾享过的福。别像他爸老鄢头一样，干了一辈子化验员，除了对吴越云唯唯诺诺之外别无所长；更别像鄢紫那个穷矿工丈夫一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那天正是粗铅厂的盘点日，鄢青下班一进门发现有客人在。她匆匆打过招呼便去换衣服，出来时才看清楚，这几位客人当中，有一个身材高瘦的戴眼镜青年男子。那就是朱磊。

朱磊是来相亲的。他母亲和吴越云过去在工宣队共事过，偶然重逢后聊到你有一儿我有一女，立刻同时想到了结为亲家。朱磊研究生毕业后分到检察院上班，正是前途无量，父母又是吴越云的老熟人。吴越云对这桩亲事满意得不行。

朱磊第一眼看到鄢青时差点想走了。当时鄢青一身灰色工人服，头发全盘起藏



在一顶大鸭舌帽里，身上、脸上到处是盘点时蹭到的灰尘和泥巴。可当她从洗手间出来时立刻变了个人，眉目如画，唇红齿白，白毛衣裹出几道玲珑有致的曲线。她甩了下齐腰长发，像风扬起了丝蔓一般轻轻飘起，再温柔地丝丝缕缕滑落下来，遮住了她半边肩臂。

朱磊目不转睛地看着鄢青，看得鄢青脸都红了。四个大人在一边暗乐，这事儿——成了！

鄢青心里多少有些惆怅，但对朱磊还是比较满意的。妈妈说他工作单位好，家庭环境不错而且家里结构也简单，最重要的是，他身高有178厘米，鄢青以后不用担心非得穿平跟鞋走路了。要知道之前鄢青多害怕她将来照婚纱照要新郎搭个板凳上来。

这之后，两家人开始互请吃饭地来往了起来。吴越云一来是想多跟未来亲家走动走动，二来也是看着女儿别婚前失身。她怕年轻人情不自禁做出有辱家风的事情，却不知道家长的柴门怎么能关得住青春的火焰。

虽然两个年轻人的恋爱别扭地夹杂着两家大人，相处还是甜蜜而快乐的。

朱磊常常骑摩托车带着鄢青往返市区，那是他们的身体最公开接近的时刻。市里到矿区的弯道很多，朱磊娴熟地操控着他的铁骑，不时会大声问一句：“你冷吗？躲在我后面吧！”

鄢青会顺从地环抱过去，把手放在朱磊的外套口袋里。他们的身体有时有10厘米的距离，有时一个急刹会让距离缩短为零，但柔软和坚硬总是一触即开。他很瘦，但身体的温度像是寒夜里的炭炉，让鄢青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着，到后来她甚至敢把脸贴上去靠在他肩头了。那时他会缓缓滑停，也伸手进口袋握着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潮湿，他的手冰冷而干燥，握着握着就变成两双温热的手。两人就这样默默无语地保持前后坐骑的姿势相拥着，任路过的车一闪一闪呼啸而过。

在这条路上，鄢青献出了自己的初吻。

那是坐骑相拥成为两人惯常节目的一个月后，朱磊又像往常一样把车滑停在了路边，又像往常一样两人在朱磊的外套口袋里相握。朱磊把她的一只手按到自己心脏上：“你听听我的心跳。”

“嗯，跳得好快！”



“你的也是，在我背上扑通扑通地跳。”

“胡说八道！”黑暗中鄢青脸红了，心里却很甜蜜。

朱磊沉默了一阵，突然扭转身子过来，刚好鄢青想开口说句什么话，却被他一把用唇堵住了。一阵天旋地转的空白之后，鄢青觉得自己像一片羽毛，轻盈地在春风里飞扬、下落、飞扬、再下落……两人奇怪地保持着这个高难度姿势，吻了半个小时。

这次记忆使鄢青终身都迷恋接吻的感觉。那时她觉得接吻和做爱不同，接吻是爱情的，做爱是肉欲的；接吻是餐前的开胃酒，喝了让人更期待大餐，做爱却是大餐时的最后一口，满溢着没有期待的饱胀。

果然，有了第一次接吻之后，两人一次比一次更沉醉于亲吻，而且开始心旌神迷地想象比这更美好的进一步。可吴越云看得这么紧，两人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上宾馆又怕碰到熟人，怎么办呢？朱磊央求鄢青穿裙子出来，鄢青似懂非懂地答应了。

那是个夏意撩人的夜晚，朱磊送鄢青回家时半路停了下来。鄢青一手被朱磊拉着，一手拎着她的长裙，小心翼翼地踏过一片草地，在路边的一处山坳坐了下来。

两人还紧紧牵着手，手心都已经出汗了，知道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谁也不好意思先捅破这张纸。

“哎……”“今晚……”

“你先说……”“你先说……”

像猎枪打过的麻雀窝，一下子呼啦啦跑得静无声息，一下子又叽叽喳喳全飞了回来。两人同时抢话了。

“我想说……今晚的月亮真圆啊！”朱磊笨嘴笨舌地找到了一句话。

鄢青乐了：“你以为你是潘长江啊！”

“其实我想说，我……”

朱磊的勇气上来了，他的亲吻代替了语言。这招很奏效，最迷倒鄢青的还是他的吻，远胜过他所有的一切。

鄢青听到她身下的小草发出快乐的呻吟，蛐蛐在远处低吟浅唱，不远处的马路不时有汽车掠过，连带着这边的地面也颤抖起来，不，是天和地都在一起震动。她感觉自己睡在松松软软的云团上，星星和月亮包围着她，一起飞腾、飞腾……



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一切都消失了。

她睁开眼，草是湿的，蚰蚰是哑的，在她上方的朱磊的脸是扭曲的。没有飞翔，没有歌唱，没有星星，刚才的月亮都躲进了云层。只有汽车的嘈杂声刺耳地提醒着她，这是个多么掉价的初夜。她还是妈妈千军万马保护着的小公主吗？

鄢青一把推开朱磊，呜呜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强光手电筒打在了衣衫不整的他们身上：“是谁在那里？”

原来巡逻的干警路过这里，看到摩托车停在路边就找过来了。朱磊慌乱地提着他刚才褪下一半到膝盖的裤子，针扎似的跳了起来。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鄢青两条白晃晃的大腿都露在外面，还有那推到脖子上的胸罩。鄢青把翻上来的裙子罩了下来，孤独地跪在草地上找她那该死的内裤，可怎么也找不着。

这个夜晚让鄢青永生难忘。她记得自己后来接受了警察的例行盘问，扣歪搭扣的胸罩把乳房勒成了两半，光着的屁股在裙子里凉飕飕的，下部在火辣辣地疼，不明所以的液体顺着大腿一直往下流。

回家的路上鄢青一直没有跟朱磊说话。她绝望地想，性爱真丑陋。妈妈拦着不让她婚前失身是对的。可是，她已经是朱磊的人了，她得嫁给他。

这次极其不美妙的初夜让她和朱磊日后的婚姻一直跳跃着不和谐的音符。

在鄢青和朱磊的关系日渐升温时，婚姻大事被两亲家正式提上了议程，第一个讨论的焦点来了，将来孩子们住哪儿呢？矿区和检察院都可以申请福利房，检察院的房比较旧但在市里，矿区环境好、房子新而且供暖、供热，但朱磊上班就远了，两边似乎都有让孩子们安家的理由。

朱磊妈先发表意见：“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还是在检察院申请住房吧，以后我们搬过去跟他们住一块，家里多热闹、多好玩呀！”

吴越云也有自己的想法：“那青青每天上下班来回跑多辛苦啊！还是矿里的房子好，我们也可以住一起照顾他们的。朱磊有摩托车，两边跑跑挺方便的啊！”

两个妈妈都想跟孩子住一起，都想着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心里都很不痛快。

吴越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不这样吧，孩子们先去矿里申请福利房，然后在市里再买个新商品房。我看这房子多买一套也不是坏事，这样两边都能住。暂时以矿里的房子为主，将来朱磊出息了，找个好单位把青青调到市里去，小孩也可



朝着幸福 的方向

以去市里上学，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当后来房价涨得像火箭速度一样时，事实证明吴越云这个工会主席是很有远见的，但当时这个方案让朱磊父母心里别扭了很久。

买商品房的钱全是朱家出的，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亲戚的钱，福利房就再也拿不出钱了。吴越云倒是拿出了自家的钱垫付，不过她让朱磊打了个借条，日后得还给她。亲兄弟明算账，小两口结婚买房，房钱当然都得男方承担，将来这还的钱就给鄢青压箱当私房钱，其实还是他们自己的，吴越云想。

吴越云不知道，写那张借条的时候朱磊的心拔凉拔凉的，她为她最心爱女儿的婚姻种下了第一个祸根。